中原音韻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中原音韻
作者：周德清　元

關於本書的其它版本，可參見中原音韻 (四庫全書本)或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第249卷。
元周德清撰。德清字挺齋，高安人。是書成於泰定甲子，原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韻》起例以下，即列諸部字數。正語作詞起例以下，即列作詞諸法。蓋前為韻書，後為附論，畛域顯然。今據此釐為二卷，以便省覽。其音韻之例，以平聲分為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為十九部。一曰東、鍾，二曰江、陽，三曰支、思，四曰齊、微，五曰魚、模，六曰皆、來，七曰真、文，八曰寒、山，九曰桓、歡，十曰先、天，十一曰蕭、豪，十二曰歌、戈，十三曰家、麻，十四曰車、遮，十五曰庚、青，十六曰尤、侯。十七曰侵、尋，十八曰監、咸，十九曰廉、纖。蓋全為北曲而作。考齊、梁以前，平、上、去無別。至唐時，如元稹諸人作長律，尚有遺風。惟入聲則各自為部，不葉三聲。然如《檀弓》稱君辱與彌牟之弟遊，註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為彌牟。又古樂府《江南曲》以「魚戲蓮葉北」韻「魚戲蓮葉西」，註亦稱北讀為「悲」。是以入葉平，已萌於古。又《春秋》「盟於蔑」，《穀梁》作「盟於昧」。《春秋》定姒卒，《公羊》作定弋卒。是亦方言相近，故上、去、入可以轉通也。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人三聲，自其風土使然。樂府既為北調，自應歌以北音。德清此譜，蓋亦因其自然之節。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各有當，此之謂也。至於因而掊擊古音，則拘於一偏，主持太過。夫語言各有方域，時代遞有變遷，文章亦各有體裁。三百篇中，東陽不叶。而孔子象傳以中韻當，老子道經以聾韻盲。此參用方音者也。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隨時變轉者也。左思作三都賦，純用古體，則純用古音。及其作《白髮賦》，與《詠史》、《招隱》諸詩，純用晉代之體，則亦純用晉代之音。沈約《詩賦》皆用四聲，至於《冠子祝文》則化字乃作平讀。又文章用韻，各因體裁之明證也。詞曲本里巷之樂，不可律以正聲。其體創於唐。然無詞韻，凡詞韻與詩皆同。唐初回波諸篇，唐末《花間》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於宋。漸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雲，亦無詞韻。閒或參以方音，但取歌者順吻，聽者悅耳而已矣。一則去古

未遠，方音猶與韻合，故無所出入。一則去古漸遠，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諸方各隨其口語，不可定以一格。故均無書也。至元而中原一統，北曲盛行。既已別立專門，自宜各為一譜。此亦理勢之自然。德清乃以後來變例，據一時以排千古，其僨殊甚。觀其瑟註音史，塞註音死。今日四海之內，寧有此音，不又將執以排德清哉？然德清輕詆古書，所見雖謬。而所定之譜，則至今為北曲之準繩。或以變亂古法詆之，是又不知樂府之韻本於韻外別行矣。故今錄存其書，以備一代之學，而並論其源流得失如右。（以上曲韻）

卷首

原序

樂府作而聲律盛，自漢以來然矣。魏、晉、隋、唐，體製不一，音調亦異。往往於文雖工，於律則弊。宋代作者，如蘇子瞻變化不測之才，猶不免“製詞如詩”之誚；若周邦彥、姜堯章輩，自製譜曲，稍稱通律，而詞氣又不無卑弱之憾。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國初，雖詞多慷慨，而音節則為中州之正，學者取之。我朝混一以來，朔南暨聲教，士大夫歌詠，必求正聲。凡所製作，皆足以鳴國家氣化之盛。自是北樂府出，一洗東南習俗之陋。大抵雅樂之不作，聲音之學不傳也，久矣。五方言語，又復不類：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吳人呼“饒”為“堯”，讀“武”為“姥”，說“如”近“魚”，切“珍”為“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高安周德清，工樂府，善音律，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幹部，以為正語之本，變雅之端。其法：以聲之清、濁，定字為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隨聲高下，措字為詞，各有攸當，則清濁得宜，而無淩犯之患矣；以聲之上、下，分韻為平、仄，如入聲直促，難諧音調成韻之入聲，悉派三聲，誌以黑白，使用韻者隨字陰、陽，置韻成文，各有所協，則上下中律，而無拘拗之病矣。是書既行，於樂府之士豈無補哉？又自製樂府若干調，隨時體製，不失法度：屬律必嚴，比事必切，審律必當，擇字必精。是以和於宮商，合於節奏，而無宿昔聲律之弊矣。余昔在朝，以文字為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嘗恨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由是文、律二者，不能兼美。每朝會大合樂，樂署必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并言其故，為延祐天子嘉賞焉。及余備員，亦稍為隱括，終為樂工所哂，不能如吳興時也。當是時，苟得德清之為人，引之禁林，相與討論斯事，豈無一日起余之助乎？惜哉！余還山中，眊且廢矣；德清留滯江南，又無有賞其音者。方今天下治平，朝廷將必有大製作，興樂府以協律，如漢武、宣之世。然則頌清廟，歌郊祀，攄和平正大之音，以揄揚今日之盛者，其不在於諸君子

乎？德清勉之。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書

歐陽玄序

高安周德清，通聲音之學，工樂府之詞，嘗自製聲韻若干部，樂府若干篇，皆審音以達詞，成章火協津，所謂詞律兼覈者。青原玫事君子有繡梓以廣其傳，且徵予序。予謂孫、吳時有周公瑾者，善音律，故時人有曲有誤周郎顧之語。宋季有周清真者善。樂府，故時人有美成經砂詞之稱。今德清兼二者之能，而皆本於家學如此，予故表諸其端云。

翰林學士歐陽玄序

中原音韻起例（周德清自序）

青原蕭存存，博學，工於文詞，每病今之樂府，有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陽春白雪集·德勝令》“花影壓重簷，沉煙嫋繡簾，人去青鸞杳，春嬌酒病懨。眉尖，常瑣傷春怨。忺忺，忺的來不待忺”。“繡”唱為“羞”，與“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歡》“白雪窩”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有韻腳用平上去，不一一云。也唱得者，有句中用入聲，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無所守。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張漢英以其說問作詞之法予予，予曰：“言語一科，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紳及閭閻歌詠者眾。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何也？蓋其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夫聲分平、仄者，謂無入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也。作平者最為緊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謹。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矣。字別陰、陽者，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上、去各止一聲，平聲獨有二聲：有上平聲，有下平聲。上平聲非指一東至二十八山而言，下平聲非指一先至二十七咸而言。前輩為《廣韻》平聲多，分為上下卷，非分其音也。殊不知平聲字字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別，非一東至山皆上平，一先至咸皆下平聲也。如‘東紅’二字之類，‘東’字下平聲屬陰，‘紅’字上平聲屬陽。陰者，即下平聲；陽者，即上平聲。試以‘東’字調平仄，又以‘紅’字調平仄，便可知平聲

陰、陽字音，又可知上、去二聲各止一聲，俱無陰陽之別矣。且上、去二聲，施於句中，施於韻腳，無用陰、陽，惟慢詞中僅可曳其聲爾。此自然之理也。妙處在此，初學者何由知之！乃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吁！考其詞音者，人人能之；究其詞之平仄、陰陽者，則無有也。彼之能遵音調、而有協音俊語可與前輩頡頏，而謂‘成文章曰樂府’也；不遵而增襯字、名樂府者，自名之也。《德勝令》‘繡’字、‘怨’字，《殿前歡》八句、‘白’字者，若以‘繡’字是‘珠’字誤刊，則‘煙’字唱作去聲，為‘沉宴嫋珠簾’，皆非也，‘呵呵忺忺’者，何等語句？未聞有如此平仄、如此開合韻腳《德勝令》，亦未聞有八句《殿前歡》。此自己字之開合、平仄，句之對偶、短長，俱不知，而又妄編他人之語，奚足以知其妍媸歟？嗚呼！言語可不究乎？以板行謬語、而指時賢作者，皆自為之詞，將正其己之是，影其己之非，務取媚於市井之徒，不求知於高明之士，能不受其惑者幾人哉！使真時賢所作，亦不足為法。取之者之罪，非公器也。韻腳用三聲，何者為是？不思前輩某字、某韻必用某聲，卻云‘也唱得’，乃文過之詞，非作者之言也。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諺云‘鈕折嗓子’是也，其如歌姬之喉咽何？入聲於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聲作平聲也。歌其字、音非其字者，合用陰而陽、陽而陰也。此皆用盡自己心，徒快一時意，不能傳久，深可哂哉！深可憐哉！惜無有以訓之者。予甚欲為訂砭之文以正其語，便其作，而使成樂府，恐起爭端，矧為人之學乎？因重張之請，遂分平聲陰、陽、及撮其三聲同音，兼以入聲派入三聲，如‘鞞’字，次本聲後，葺成一帙，分為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並《起例》以遺之，可與識者道。”

是秋九日，高安挺齋周德清書

羅宗信序

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學唐詩者，為其中律也；學宋詞者，止依其字數而填之耳；學今之樂府則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謂：迂闊庸腐之資無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其法：四聲無入，平有陰、陽，每調有押三聲者，有各押一聲者，有四字二韻、六字三韻者，皆位置有定、不可倒置而逆施，愈嚴密而不容於忽易，雖毫髮不可以間也。當其歌詠之時，得俊語而平仄不協，平仄協語則不俊，必使耳中聳聽、紙上可觀為上，大非止以填字而已，此其所以難於宋詞也。國初混一，北方諸俊，新聲一作，古未有之，實治世之音也。後之不得其傳，不遵其律，襯墊字多於本文，開合韻與之同押，平仄不一，句法亦粗，而又妄亂板行。某人號即某人名，分之為

二；甲之詞為乙之作，似此太多。感東道而欲報者，非詞人而有爵者並取之，列名於諸俊之前。公乎？私乎？詞乎？爵乎？徒惑後人，皆不得其正。遺山有雲：“ 羸牸老羝之味也。 ”高安友人周德清，觀其病焉，編葺《中原音韻》並《起例》以砭熱之。餘因覘其著作，悉能心會，但無其筆力耳。乃正人語，作詞法，其可秘乎？毋使如《陽春白雪》，徒稱寡和，而有不傳之歎也。矧吾吉素稱文郡，非無賞音；自有樂府以來，歌詠者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所述也。予非過言，爭壽諸梓以廣其傳，與知音者共之，未必無補於將來。

青原羅宗信序

瑣非複初序

餘勳業相門，貂蟬滿座，列伶女之國色，歌名公之俊詞，備嚐見聞矣。如《大德天壽賀詞·普天樂》雲：“ 鳳凰朝，麒麟見，明君天下，大德元年。萬乘尊，諸王宴，四海安然。朝金殿，五雲樓瑞靄祥煙。群臣頓首，山呼萬歲，洪福齊天。 ”音亮語熟，渾厚宮樣，黃鍾、大呂之音也。跡之江南，無一二焉。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為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編《中原音韻》並諸《起例》，平分二義，入派三聲，能使四方出語不偏，作詞有法，皆發前人之所未嘗發者；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略舉：回文“ 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卻時來問 ”，皆往複二意；《夏日》詞“ 蟬自潔其身，螢不照他人 ”，有古樂府之風；《紅指甲》詞“ 朱顏如退卻，白首恐成空 ”，有言外意；俊語有“ 合掌玉蓮花未開，笑靨破香腮 ”，切對有“ 殘梅千片雪，爆竹一聲雷 ”，雪非雪，雷非雷，佳作也。長篇短章，悉可為人作詞之定格。贈人黃鍾雲：“ 篇篇句句靈芝，字字與人為樣子 ”，其亦自道也。以餘觀京師之目、聞雅樂之耳，而公議曰：“ 德清之韻，不獨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詞，不惟江南，實當時之獨步也。 ”然德清不欲矜名於世。青原友人羅宗信能以具眼識之，求鋟諸梓。噫，後輩學詞之福耳！

西域拙齋瑣非複初序

中原音韻目錄

東鍾

江陽

支思

齊微

魚模

皆來

真文

寒山

桓歡

先天

蕭豪

歌戈

家麻

車遮

庚青

尤侯

侵尋

監咸

廉纖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

一．音韻不能盡收，《廣韻》如“崆峒”之“崆”、“{西之}駕”之“{西之}”、“倥傯”之“倥”、“鶉鴿”之“鶉”字之類，皆不可施於詞之韻腳，毋譏其不備。

一．“龐涓”呼為“龐堅”，“泉堅堅而始流”可乎？“陶淵明”呼為“陶煙明”，“魚躍於煙”可乎？“一堆兒”為“一醉（平聲）兒”，“卷起千醉（平聲）雪”可乎？“羊尾子”為“羊椅子”，“吳頭楚椅”可乎？“來也未”為“來也異”，“辰巳午異”可乎？此類未能從命，以待士夫之辨。

一．余與清原曾玄隱言：“世之有呼‘屈原’之‘屈’為‘屈伸’之‘屈’，字同音非也。”因注其韻。玄隱曰：“嘗聞前輩有一對句，可正之：‘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明矣。”

一．平、上、去、入四聲，《音韻》無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間，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聲，或有未當，與我同志，改而正諸！

一．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

一．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如“鞞”字次本韻後，使黑白分明，以別本聲外來，庶使學者、有才者，本韻自足矣。

一．平聲如尤侯韻“浮”字、“否”字、“阜”字等類，亦如“鞞”字，收入各韻平、上、去字下，以別本聲外來，更不別立名頭。

一．《中原音韻》的本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蕭存存欲鋟梓以啟後學，值其蚤逝。泰定甲子以後，嘗寫數十本，散之江湖，其韻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陰陽如此字”。夫一字不屬陰則屬陽，不屬陽則屬陰，豈有一字而屬陰又屬陽也哉？此蓋傳寫之謬。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譏其前後不一。

一．分別陰、陽二義，熟看諸序。一．東鍾韻三聲內“轟”字，許與庚青韻出入通押。

一．《音韻》內每空是一音，以易識字為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腳。

一．《漢書》：東方朔滑稽，“滑”字讀為“骨”；“金日磾”，“日”字讀為“密”，諸韻皆不載，亦不敢擅收，況不可押於韻腳，姑錄以辨其字音耳。

一．《漢書》“曹大家”之“家”字，讀為“姑”，可押，然諸韻不載，亦不敢擅收，附此以備采取。

一．《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派入三聲亦然。切不可開合同押。《陽春白雪集·水仙子》“壽陽宮額得魁名，南浦、西湖分外清，橫斜疏影窗間印，惹詩人說到今。萬花中先綻瓊英。自古詩人，愛騎驢踏雪，尋凍在前村”。開合同押，用了三韻，大可笑焉。詞之法度全不知，妄亂編集板行，其不恥者如是。作者緊戒。

一．逐一字解注《中原音韻》見行刊雕。一．齊微韻“璽”字，前輩《剛王莽》傳奇與支思韻通押。

一．有客謂：“世有稱‘往’為‘網’、‘桂’為‘寄’、‘羨’為‘選’、‘到’為‘豆’、‘叢’為‘從’”，此乃與稱“陶淵明”之“淵”字為“煙”字之所同也。

一．亳州友人孫德卿長於隱語，謂：“《中原音韻》三聲，乃四海所同者，不獨正語作詞。夫曹娥義社，天下一家，雖有謎韻，學者反被其誤，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於四方，非一家之義。今之所編，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詩禪得之，字字皆可為法。”余曰：“嘗有此恨。切謂言語既正，謎字亦正矣。從葺音韻以來，每與同志包猜，用此為則。平、上、去本聲則可；但入聲作三聲，如平聲‘伏’與‘扶’、上聲‘拂’與‘斧’、去聲‘屋’與‘誤’字之類，俱同聲，則不可。何也？入聲作三聲者，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毋以此為比。當以呼吸言語還有入聲之別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

一．“歡娛”之“娛（《廣韻》音愚）”，四海之人皆讀為“吳”，“提撕”之“撕（《廣韻》音西）”，四海之人皆讀為“斯”，有誚之者，謂讀白字，依其邊傍字音也。

“犁牛之子騂且角”之“騂”字（《廣韻》息營切音星），而讀為“辛”，卻依其邊傍字音，誚之者而不誚之，蓋知其彼之誤而不知此之謬。前輩製字，有云“日月象形，江河諧聲，止戈為武”。如此取義，“娛、撕”二字，依傍有“吳、斯”讀之，又何害於義理，豈不長於傍是“辛”而讀為“星”字之音乎？

一．余嘗於天下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達時變者眾；呼吸之間，動引《廣韻》為證，寧甘受鴂舌之誚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不爾，止依《廣韻》呼吸，上、去、入聲姑置、未暇殫述，略舉平聲，如：‘靴（許戈切）’在戈韻，‘車邪遮’卻在麻韻，‘靴’不協‘車’，‘車’卻協‘麻’；‘元、暄、鴛、言、褰、焉’俱不協‘先’，卻與‘魂、痕’同押；‘靴’與‘戈’、‘車’與‘麻’、‘元’與‘煩’、‘煩’與‘魂’，其音何以相著？‘佳’、‘街’同音，與‘皆’同押，不協‘咍’，‘咍’卻與‘灰’同押；‘灰’不協‘揮’，‘杯’不協‘碑’，‘梅’不協‘麋’，‘雷’不協‘羸’，必呼‘梅’為‘埋’、‘雷’為‘來’，方與‘咍’協。如此呼吸，非舌而何？不獨中原，盡使天下之人俱為閩、海之音，可乎？切聞《大學》《中庸》，乃《禮記》中語，程子取為二經，定其闕疑，如‘在親民’之‘親’字，當作‘新’字之類是也，聖經尚然，況於韻乎？合於四海同音，分豁而歸併之，與堅守《廣韻》方語之徒，轉其喉舌，換其齒牙。使執而不變，迂闊庸腐之儒，皆為通儒；道聽塗說，輕浮市廛之子，悉為才子矣。”余曰：“若非諸賢公論如此，區區獨力，何以爭之！”

一．依後項呼吸之法，庶無“之”、“知”不辨，“王”、“楊”不分，及諸方語之病矣。

後序

周序

泰定甲子秋，餘既作《中原音韻》並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複初。讀書是邦，同誌羅宗信見餉，攜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英才若雲，文筆如槊。複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謂餘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為‘晴’。吾揣其意，此字合用平聲，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疇昔嚐聞蕭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韻》，乃正語作詞之法，以

別陰、陽字義，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之責也。”予因大笑，越其席，捋其須而言曰：“信哉，吉之多士，而君又士之俊者也！嚐遊江海，歌台舞榭，觀其稱豪傑者，非富即貴耳；然能正其語之差，顧其曲之誤，而以才動之之者，鮮矣哉！”語未訖，複初前驅紅袖而白同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乃複歎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複初知某曲之是也。”舉首四顧，螺山之色，鷺渚之波，為之改容。遂捧巨觴於二公之前，口占《折桂令》一闋，煩皓齒歌以送之，以報其能賞音也。明當盡攜音韻的本並諸起例以歸知音。調曰：宰金頭黑腳天鵝。客有鍾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睹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歌既畢，客醉，予亦醉，筆亦大醉，莫知其所云也。

挺齋周德清書

書中原音韻後

音韻一帙，高安周德清所輯也。德清搜獵群書，深於音律，論者評其製詞如“玉笛橫秋”，名言也。書以《中原音韻》名者，聲成文為音，諧音為韻；四方之音，萬有不同，惟中州為得其正。入於正音之中，審夫清、濁低昂、平分二義、入派三聲，非但備作詞之用，蓋欲矯四方之弊，一歸於中州之正，可嘉也已。然《起例》有雲：“分別陰陽二義，熟看諸序。”而序所論肯綮，乃空其字。豈獨得之妙、秘之不傳歟？抑引而不發、使人自悟歟？予不能作詞，愛其有補於正音，故於暇中稍為正其傳寫之訛，可闕者仍闕之，以俟知者訂焉。

正統辛酉冬十二月朔於江訥庵書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